

茄山河

在乌镇又见“排门板”

文 / 畸笔叟

最近去乌镇住了两天。本来想好要早起拍日出,结果晚上又是美酒佳肴,又是老友长谈,第一个早上没去成。第二个早上出门,太阳早就老高了。错过日出不算,还错过了另外一个节目:店家开门。等我们上街,店铺个排门板已经要么横在地上,要么靠在墙上了。

“排门板”,从上海市面上消失,至少有廿几年了。老底子,弄堂口烟纸店有“排门板”,米店、酱园、点心店、煤球店有“排门板”,老虎灶有“排门板”,“百货店”也有排门板。老早做生意有一个规矩,天亮就要卸排门迎客。如果第一笔生意要顾客“敲排门板”,

还好像有点触霉头。因为,老上海话里,“敲排门板”有“打上门来”个意思。所以,我游乌镇,欢喜老清老早就到街上,看一家家店陆续有人跑出来,然后,一块一块卸“排门板”,“滴沥笃落”,“滴沥笃落”,不紧不慢。卸“排门板”个人还相互打招呼。真是又好听,又好看。

朝南人家,“排门板”一卸掉,太阳马上照进店堂,好一番风日洒然。不过,“排门板”与“排门板”也不一样。乌镇看到的只有一尺宽,似乎窄了些。记得上海老早个“排门板”要更宽一点,约有一尺半。

有卸“排门板”,就有上“排门板”。当太阳西斜,店家就要“上排门板”了。那时,很可能街上还有人,店里还有客,所以,“排门板”要

慢慢交上,有时先上一半,有时留出三块最后上。上“排门板”个人嘴里还要叫呢:“阿拉‘打烊’了噢。”意思是,店里客人尽管慢慢挑选,还没进店的就不要再进来了。

老早上“排门板”的活儿都是学徒做的。学徒上“排门板”时只能喊“打烊”,不许叫“关门”。“关门”就是倒闭啊,触霉头个。假使哪个学徒一边上“排门板”,一边叫“阿拉要关门了”。老板马上会叫伊结账滚蛋。

卸“排门板”,上“排门板”,也有窍坎。要一块块依次码好,不能弄乱。因为“排门板”上有榫头,每块都不大一样。弄乱了,就上不上去了。后来很多店家就给每块“排门板”标数字,防止弄乱。在乌镇看到个“排门

板”很有古风,板上未见“记认”。

有些“排门板”上还会留出小窗口,尤其烟纸店,因为夜里还可能有人急用煤油、蜡烛等物,就能通过小窗口购买。后来烟纸店又有了公用电话,晚上接打电话也在那个窗口。

“排门板”不能叫一堆一堆,要叫一堂一堂。一堂“排门板”就是一开间。小店都是一开间门面,占一个门牌号。小店占几个门牌号,就是几开间。因此,老上海讲老板生意做得大,就说“伊拉屋里有好几堂‘排门板’。”上海话就是这样。一个词语,有了本义,就会有引申义。“排门板”亦如此。

清浊不同「恰」和「加」

文 / 叶世森

沪语中古语

“恰”和“加”个上海话读音分别是“鸽”和“轧”,都是入声。前者为清辅音,后者为浊辅音。两者意思也有相似之处,所以容易搞混。

“恰”的主要含义是邀集、结交、合伙。《玉篇》:“恰,合取也”。《广韵》:“恰,并,聚,古沓切”。《集韵》:“葛合切,音阁,合取也”。《吴下方言考》:“物于一处而并取之也。又,凡物之相合者,皆曰恰”。说“一把阳伞两家头恰恰”;意思是两个人合用一把伞。上海话中常见的用法有:恰帮(合伙),恰会(参加民间经济互助组织),恰家过(搬到一处过日子),恰做生意(共同投资经商)等等。

“加”现在大多写作轧。原义是拥挤。《玉篇》:“劬,加也”。《集韵》:“劬,加,屈强也”。《吴下方言考》:“劬,人众不得入而力附之也;加,人众不得出而奋力也”。你看,挤出挤进在古代是有用词区别的,即劬进取,加出来。

“加”的另一个主要含义就是结交。上海话中,轧淘(交友)、轧朋友(谈恋爱)、轧饼头(婚外恋)、轧勿拢(相处不好),其实都应该有这个“加”。“加”和“轧”,在拥挤的含义上有所重叠,在结交的含义上并无交集。“轧”在古汉语中没有邀集、合伙的意思,甚至还有排斥、排斥的意味(例如:倾轧——此处读 yà)。把“加”写作“轧”,是看在拥挤的份上。

其实,在古汉语中,都有“结交”含义的“加”和“恰”,在使用时也大多不能通用。说“加淘”(轧淘),是指较长时间的朋友相处。俗话说“要加好淘,勤加怵淘”。而“恰”和“淘”一起使用时,多是特指和谁在一起干什么,例如:“我恰依一淘到城里向去”。仅指此次而言。说“两家头恰恰”,是指两个人共同使用;而说“两家头轧轧(加加)”,那就是指两个人要勉强住一处挤挤了。如果把轧(加)饼头说成恰饼头,则意思相去更远了。

画白相

记忆里个腊肉

图文 / 沈一珠

晚来天欲雪,家家腌腊肉;能饮一杯无?顿顿有腊肉。小雪过后,天气开始冷了,老底子选个辰光,每家人家齐要买眼肉,动手做香肠、腊肉。阿拉老家绍兴乡下头欢喜用酱油腌鸡鸭鱼肉,晒干后黑铁墨脱,不过,蒸好仔切成片看上去倒是浓油赤酱,酱香里带一眼甜,是过老酒个好物事。

过年前头一段辰光里,一串串挂了竹竿浪向吹得硬梆梆个香肠、腊肉、整鸡、整鸭,常常弄得阿拉这种小馋癩还想去非非……

不过,有辰光也会发生点不开心个事体。从前住房紧张,三家人家住了一套房子里,过道、卫生间、灶披间合用。有一天早浪向起来,发觉挂了过道里个一块酱肉勿见脱了。选种情况,就算人家蒸好仔摆搁台子浪向,阿拉也唔末办法证明迭块肉就是阿拉呢,想想真是蛮气人个!

现在倒是可以顿顿吃腊肉、酱肉了,不



过,身体偏偏高勿成低勿就了。舜末,比较好个办法就是用腊肉做小菜搭头:比方讲,蒸腊肉辰光下头摆块豆腐,吸脱眼油水;再比方讲,炒西兰花辰光,摆几片蒸熟腊肉进去,可以吊吊鲜头,配配颜色。

时代勿同了,肉个地位也勿同了。

“老克勒”勿是尊称

文 / 郑菁深

现在假使拨人家叫一声老克勒,交关人齐会蛮得意,觉得自家档次蛮高,实际浪并勿是舜样子,主要是对老克勒个涵义勿清楚。记得有一位资深报人,懂得京昆评弹,又深谙各种文化娱乐,就称他为老克勒,老先生大不以为然,认为看轻伊了。

“老克勒”到底是啥涵义,一般人不甚了了。有人讲看上去有点修养,衣着时尚,又懂点文艺,会白相,都冠以老克勒,尊重里似乎又有点嘲讽。

记得一次参加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个年会,会议间歇闲聊时,一个中年作家讲,老克勒解放前就有选种叫法了,而且带点贬义,伊举例讲一个人乘三轮车少付铜钿,就被斥为:

迭个人是“老克勒”,当时居然有人附和。

其实“老克勒”迭个称呼是解放后才有的,跟解放前个“小开”“白相人”是两码事。笔者算是老上海,经历过老克勒风行一时个光景,也曾被一些单同事戏称老克勒,当时心里向交关勿爽。

屋里向有本1999年版个《上海掌故词典》,里向就有“老克勒”一词,注释是:一般指精于社会各种道行和文体娱乐活动的人。不过,笔者对其个“精于”两字持异议,认为仅仅是“懂一点”而已。“老克勒”一词曾流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,眼下有时还能听到。

“老克勒”中“老”是前缀词,就像老王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

活脱势像

神抖抖

活脱势像:外形和气质都很相似。
神抖抖:形容神气活现的样子。

沪语童谣

小鸡啄蚯蚓

文 / 杨建明

两只小小鸡	快点放放塌
啄条大蚯蚓	让伊回家庭
依拉伊也抢	小鸡眨眼睛
快成橡皮筋	听得老认真
母鸡咯咯叫	马上松开嘴
解决小纠纷	放了大蚯蚓
蚯蚓有本领	母鸡小鸡唱
松土交关灵	翅膀扇勿停

老里八早

当年个“军用品”就剩针线包了

文 / 钱红春

离开部队五十年快了,当年个“军用品”就剩针线包。

针线包只有巴掌大小,是用草绿色细帆布做个,针线包个包盖头呈三角形,角顶端缝仔一根手指宽,半尺长个白纱条,勿用个辰光,用纱条绕起来就勿会松开。我是从学堂走进军营个,从来唔没做过针线生活。再讲刚刚到部队,发到手里个物事齐是新个,唔没啥物事要缝缝补补,所以舜只针线包就随手塞到了抽屉角落里。

参军当年个冬天,部队到山沟沟里野营训练。山上到处齐是齐腰高个茅草,草丛里向还有野枣树。训

练个辰光,一勿当心棉衣就会被枣树上个尖刺扯破,露出棉絮。我因为唔没带针线包,勿好缝补,就向卫生员要点橡皮膏,从里朝外粘牢。当时还能对付,但经勿住训练辰光摸爬滚打,一歇歇又豁开了。后来还是班长拿出针线包,一针一针帮我补好。不过,真正让我寻回针线包是个第二年夏天发生个事体。

舜天中午,全连突然紧急集合,全副武装急行军,到几十里外一个小山村执行任务。伊个辰光有“兵勿兵,八十斤”个讲法,就是讲每个战士个背包加上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器械至少有八十斤重。我从小到大,从来唔没背过介重物事,走过介长个路,而且齐是高高高低,弯弯曲曲个山路,要勿是一路上老同志勿断鼓励和帮助,恐怕蛮难坚持个。

到达目的地天已经黑了,我吃得几乎瘫倒。吃过夜饭,洗漱完毕,连长就让大家早点休息,我摊开草席倒头就睡。舜个辰光,才觉着脚底板火烤一样痛。噩梦头里,我突然觉得脚上一痛,像被针扎了一记。张开眼睛一看,有只手电筒照牢我个脚,原来是指导员来了。伊看见我醒了,就凑近我耳朵轻轻讲:“依脚上打泡了,熬一熬,我来挑破。”

原来,指导员查夜个辰光,发觉我脚底板磨出了泡,就悄悄帮我处理。之后,指导员收起针线包,拿起手电筒继续查夜去了。茅草屋里静悄悄,我只看见指导员手电筒个光柱,又辣辣其他战友个脚上晃来晃去。舜个辰光,我才发觉小小针线包里,勿仅有

针头线脑,还有让人难以忘怀个暖意。

后来,我辣辣老同志个帮助下头,慢慢学会了钉被头,补衣裳,也学会了托袜底,换衣领。我从勿会穿针引线,变成能缝能补。针线包,勿仅帮助我克服生活当中种种困难,也使我记牢革命军人艰苦奋斗个光荣传统。辣辣部队六年,我无论到啥地方,也无论每次调防要丢脱多少物事,舜只针线包却是无论如何也勿会丢脱个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舜只针线包或许已经派勿用上场,之所以留到现在,是因为针线包里齐有当年军营生活个激情,有挥之不去个怀念。